

試論漢藏語音變現象的類型

——慶祝母校五十週年

嚴學箴

漢藏語的音變現象是錯綜複雜的。建國以來，新的大量的漢藏語系諸語言資料提出了新的內容和新的問題，要求我們對所有音變現象進行全面的、歷史的、深入探討和綜合研究，以推求音變類型和發生、發展的必要條件，確定歷史演變的真實過程及其變化的原因與規律。通過這樣的分析綜合，使之上升到理性認識，建立新的理論和科學體系，而絕不是機械地照搬而上學地去觀察，去推斷。可是目前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尚有一定距離，觀點既不一致，各家學說又互相矛盾。因而有必要對前人理論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解剖和批判，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樹立新的觀點，創造新的理論、科學體系。

要想正確觀察、解釋音變現象和探索音變規律，必須在充分占有豐富實際資料的基礎上，分析、綜合出音變的類型、動因、途徑和結構，從而引出正確的規律。在漢藏語錯綜複雜的音變現象中，我們首先要從音位學的角度來進行音變的類型研究，劃清語言整個音位結構體系的历史音變和語詞構詞構形音位組成的替換音變兩者的界限，才可以透過現象，深入本質，有利於探索語音內部發展規律和分析、綜合構詞構形的曲折形態，看到語音發展的全面和它的各個側面，防止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深刻認識到語音發展是從一個音位體系過渡到另一個音位體系的方式來進行，它是通過一些細節上的變化和替代而逐漸進行的，不斷發展和發展階段的對立統一，在整個發展過程中出現若干橫斷面，顯出若干階段性來，每個新的階段同舊的階段比較，都有若干質的區別。如果根據若干世紀中逐漸變化的階段而把它們分成古音、中古音和現代音，便可作為語言發展歷史分期的標準，建立語言發展的科學歷史，從而找出語言發展所固有的規律，並且自覺地適用這種規律，去促進語言的加速發展。

從音位學的角度出發進行語音變化現象的分析和綜合，必須區別兩個語音變化的類型，那就是語言整個音位組成的變化和語詞音位組成部分的變化。這兩種語音變化類型雖然是在同一個語音發展過程的結果中產生的，但兩者之間發生和發展的性質上是有區別的。可以說：新舊音位的產生和消失，使之引起音位組成數量上的變化，應該不同於在一定的場合或條件下，詞的一些音位被其它現實存在該語言中的音位交換。這也就是通常所謂音位的歷史發展和音位的形態交換是有區別的。

現在我們首先來談談漢藏語各語言整個音位組成的變化情況。

語言整個音位組成的變化，表現在具有功能意義新的音位的產生和舊的音位的消失。這種質的飛躍的量變過程是由於詞匯的不斷增加和語法結構的變化，使原來音位在新的語音條件下改變它們的發音動作和音響特點，出現新的音品，這新音品用得越來越經常而起著區別辨義功能的作用時，就飛躍成為獨立的音位了。通過這種從量變到質變，顯示出音位組成的

变化是从一个音位体系过渡到另一个体系，或从一个音品变成一个独立的音位。現以保留历史語音文献較多的藏語和漢語为例來說明它。

藏語早在公元七世紀就有了梵文形式的拼音文字，这套文字大概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拉薩方言創造的，一直到現在还在使用。虽然現在拉薩口語的音有着不少的变化，但是把这套拼音字母所拼写的文字来对比一下，就可发现两者处处互相对应，有着一套严整的对应規律，从而可証明藏文这套拼音文字是合乎古代这一地区的实际語音的，字母和音位的对当关系很适当，合乎科学原則，这套还保存古代藏語一定面貌的古老文字，对于研究和了解藏語整个音位体系組成的变化是有很便利的。

从藏文可知古藏語有：

30个輔音：

k	k'	g	ŋ		
c	c'	ɟ	ɲ	ʃ	ʒ
t	t'	d	n	l	r
p	p'	b	m		
ts	ts'	dz	s	z	
ʔ	fi	ɕ	j	w	

5个元音：

a	i	u	e	o
---	---	---	---	---

和10个尾音：

g	ŋ	d	n	b	m	r	l	s	fi
---	---	---	---	---	---	---	---	---	----

这就是整个音位結構体系。由这些輔音所构成的音节則是复杂的。依据构詞构形的規則加上前綴（前置字母 **g d b m h** 和上置字母 **r l s**）和中綴（下置字母 **j r l**），就构成了139个二合和二合以上的复輔音声母；加上后綴（后置字母 **g ŋ d n b m r l s fi** 和由后置字母构成的复合韵尾 **nd rd ld gs ŋs bs ms**），就构成了17个輔音韵尾。古藏語这个音位結構体系到了現代拉薩口語由于构詞手段的轉化（即从古藏語形态曲折成份的詞头詞尾和添加附加成分轉化为詞根組合成多音节詞或多音节詞加附加成份）和构形手段的簡化（即古藏語原以前置字母、下置字母 构成的詞头与以下置字母 构成的詞尾的外部 曲折形态和詞根声母、元音、韵尾变换的内部曲折形态逐渐簡化轉为助詞的产生和广泛应用，并依靠添加附加成分与詞序安排以表示語法范疇的手段），导致了語音的变化发展，出現了不同的面貌，而音节結構也就隨而簡化了。現代拉薩話口語的音位結構体系是：

輔音有：

塞 音	p	t	(t)	t̚	(c)	k	ʔ
	p'	t'	(t')	t̚'	(c')	k'	
塞擦音	ts	tʃ		tʃ			
	ts'	tʃ'		tʃ'			

鼻 音	m	n	ɲ	ŋ	
擦 音	s	ʃ	ʂ	ʐ	h
			j		ɣ
顛 音		(r)			
边 音		l			
半元音	w	ʌ	j		
元音有:	(1)	(1)	i*	y	u
			e	ɤ	(ə) o
			ɛ		a

*其中 i e ɛ a o u ɤ y 各有一套較长的音对立。

韵尾有:

-p -k -ʔ -m -n -ŋ (-r)

和四个声调:

高平调 4 4 高降调 5 3 中升调 2 4 升降调 2 4 3

从上述藏語两个相隔1200年上下不同时代的音位組成来看, 不难观察出一些音位素質在簡化或消失, 而另一些音位素質在逐漸增长。这种音位数量上增减的变化, 必然会引起音位之間的关系和整个音位結構体系的变化。这两个不同时代的音位組成, 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 仍可看出其发展的途徑:

1. 旧的音位的消失

a) 古藏語的 g. ʃ. d. b. dz. z 等浊輔音在現代拉薩口語里全部變成清音;

b) 古藏語所有复合声母在現代拉薩口語里已全部消失, 不保留一个, 或者演变成为新的音位;

c) 古藏語輔音韵尾現在只保留少数单輔音韵尾。

2. 新的音位的增加

a) 輔音音位的舌尖后音 ʂ ʐ' 等多由古藏語复合声母消变而来, 舌面前音的 ʃ. ʃ' 和 tʂ. tʂ' 也是两套不同的新增加的独立音位;

b) 古藏語只有 a. i. u. e. o 五个元音, 現代拉薩話則有 9 个单元音: i. e. ɛ. y. ɤ. a. o. u. ə, 这些元音除 ə 外, 都有相应的长元音: i: ɛ: y: ɤ: a: o: u:, 一共有 17 个元音, 比古藏語多出了 12 个元音, 长元音的产生是由于韵尾脫落, 把它的音位价值轉嫁到元音长短上去。

此外由于韵尾脫落或两个音节簡化合并以及借用漢詞又导致了复合元音的产生。

c) 藏語里声调不是自古就有的, 它是伴随着元音的长短, 复合輔音的簡化和韵尾的脫落而逐漸产生发展起来的。从音位学的角度来考察, 現代拉薩口語里有音位价值最基本的声调只有平调和升调两种, 其它两体可以視為这两个基本调的条件变体——新音品。这正好說明古藏語原有丰富的复合輔音声母和韵尾, 用以区别詞义和形态, 而現代拉薩口語里, 复合

輔音聲母既簡化，复合輔音韻尾和单輔音韻尾也大大削弱，大量的詞義和詞的形態需要依靠新的語音手段來區別，聲調就是在音位結構體系組成簡化的同時，適應這種需要而產生的。

從上述可知藏語這兩個不同的音位結構體系都顯示出各有不同的平衡性和不同的補償作用。當旧的體系的平衡性突破了，便需要建立新的體系和補償，如果不調整這一體系的對立和聯繫，產生一定的內部平衡規律，那末就會失却它的交際功能。因此藏語整個音位結構體系組成的變化，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簡化，它實際上既有簡化脫落的一面，又有新的語音手段產生和發展的一面，而正是從量變到質變、對立統一發展這條唯物辯證法規律的具體體現。

在漢語整個音位結構體系組成的變化途徑上，粗略地觀察的話，便可發現聲母有10大變化，韻母有三大調整，聲調有三大分合，茲分述如下：

1. 聲母

a) 复合輔音聲母分化成為单輔音或轉化成為新的音素，從而增加了新的单輔音音位；

b) 唇音分化為双唇音和唇齒音：

*p-(幫)*p'-(滂)*b-(並)*m-(明) → { p-(幫)p'-(滂)b-(並)m-(明)
f-(非)f'-(敷)v-(奉)ɱ-(微)

c) 舌音分化為舌頭和舌上音：

*t-(端)*t'-(透)*d-(定) → { 一、四等韻 t-(端)t'-(透)d-(定)
二、三等韻 ʈ-(知)ʈ'-(徹)ɖ-(澄)

d) 齒音分化為齒頭和正齒音：

*ts-(精)*ts'-(清)*dz-(從)*s-(心)*z-(邪) →

{ 一、三、四等韻 ts-(精)ts'-(清)dz-(從)s-(心)z-(邪)
二等韻 tʃ-(庄)tʃ'-(初)dʒ-(崇)ʃ-(生)

e) 正齒章系音的發展：

*tʃ-(章)*tʃ'-(昌)*dʒ-(船) → tʃ-(章)tʃ'-(昌)dʒ-(船)

f) 喉音匣母和舌音喻母的变化：

ɣ-(匣) → { 一、二、四等韻 ɣ-(匣)
三等韻 ɣj → o-(喻三云) *d-(喻) → o-(喻四以)

g) 知、徹、澄；庄、初、崇、生；章、昌、船、書、禪合併，全濁聲母清化為 ʈ ʈ' ɖ。

h) 全濁聲母并、奉、定、澄、從、邪、崇、船、禪、羣、匣清化為相對的清聲母。

i) 牙喉音的变化：

k-(見)k'-(溪)g'-(羣)x-(曉)ɣ-(匣)除全濁聲母清化還分化 →

{ 一等韻 k-k'-x-
二、三、四等韻 tɕ-tɕ'-ɕ-

j) 次濁聲母 ɲ(疑)ɱ(微)多歸零聲母。

2. 韻母

a) 上古音保持單元音性的韻母結構，元音分松緊，只有從屬聲母圓唇化輕微的合口介音小 *w-，韻尾有 *-w *-l *-x(陰)*-p *-t *-k(入)*-m *-n *-ŋ(陽)。

b) 中古音產生復元音性的韻母結構，元音由松緊轉為長短，出現 -i-、-u- 介音和 -i、-u 尾音，陰聲韻尾消失。

c) 現代北京音保持復元音性的韻母結構，元音長短對立消失，出現 əɪ 捲舌韻，入聲

韵尾脫落后，原入声韵母各依自己不同的主要元音有次序地分别归入各个阴声韵，鼻声 -m 尾韵母整齐地归入 -n 尾的韵母。

3. 声调

a) 上古音声调是伴随着松紧元音的对立而产生的，仅出现从属性的两类高低声调，后因松紧元音逐渐蜕化为长短对立，声调音位价值才随而加强，于是由高低两类分化成为四个调型。

b) 中古音四声因声母清浊的影响分化为阴阳调。

c) 现代北京音古清声母平声字基本上变为阴平，古浊声母平声字基本上变为阳平；全浊上声字基本变为去声；入声消失，古全浊声母字基本归入阳平，古清声母字基本归入上声，古次浊声母字基本归入去声。

从上述汉语语音发展特点的声母10大变化，韵母三大调整和声调三大分合来看，也像藏语一样，其间音位数量的增减，必然会引起各个不同时代音位结构体系组成的变化。如果以韵母和声调为主要依据配合声母来划分的话，显示出三个不同的阶段性来。它也是从一个体系过渡到另一个体系，各个体系也都显出音位系统的内部平衡性，补偿作用和良好的社会功能状态。这种不断的从量变经过飞跃到质变，使整个汉语语音发展过程中，显示出阶段性，从而可看出音位组成的相对年代顺序和发展变化的年代层次，它们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汉语语音就是这样不间断而又有秩序地沿着辩证发展的道路前进的。

我们从语言整个音位组成变化的类型这个角度来划分汉语语音发展史的分期是极有用的新观点。如果从现存文献资料的周秦上古音算起的话，周秦上古音这个时期应该从公元前11世纪(1122)到公元前2世纪(207)，共为914年。从汉魏到陈隋之间(公元前206—公元617)有820多年。在这820多年里，前六百多年里两汉时期去战国不远，即两汉音接近周秦音，仅韵部分合略有不同，字类归部稍有变动；后由齐梁直到隋末一百四十年间(公元479—617)已和切韵接近；中间魏晋宋是上承两汉，下启齐梁，变动虽较大，但主要是韵部分化较多而更加细密而已，从整个音位结构体系组成来说，只是个别音位的增减，表现着部分质变的小阶段，到中古切韵时代才是整个音位结构体系组成的变化。切韵后以北音系为例来说，北京建置作都历辽、金、元、明、清、乃至现代，北京语音作为普通正音“官话”的系统在一千年前就有了它的骨架，这个骨架到今天变动还不大，虽然其中也经过了微小的质变。由此可见从周秦诗经音到中古切韵音再到现代北京音这三大分合显示出汉语整个音位结构体系组成的变化，似可依之为分期的粗线条的大阶段。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汉语整个音位组成的变化是特别缓慢的，常常比语法构造的变化发展缓慢得多。在汉语语音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音位，消失一些旧的音位，但是音位组成的体系要保存许多世纪，如1324年中原音韵的音位系统经过了639年到现在的北京音，其中只发生了一些极其微小的变化，远比语法构造的变化慢得多。人们常常以语词音位组成部份的经常变换与语言整个音位组成的变化混为一谈，故觉得语音的变化较语法为快。现在我们能区别这两种音变类型，便不难窥探汉语语音历史演变的真实过程及其发展规律。

我们只有对比一种语言各个发展阶段不同的音位组成的变化，才能正确而完整地发现它的动态规律，它的量变和质变的规律，从一个质转变为一个质的规律。它表现在一个音位开始在新的语音条件下使用，导致改变它的发音动作和音响特点，产生新的音品，就这样的从

量變然後發展到具有區別詞義功能形成新的獨立音位的質變，把這些量變怎樣發展到質變的條例組織和概括成為定則，就是一種語言的音變規律和趨勢。這種發展的內部規律便決定了一種語言的民族特性。而這種發展的內部規律只有從語言整個音位組成的變化，才能正確發現和描述。我們研究漢藏語發展的內部規律，利用它們的內部規律來推進它們的發展，使它們的內容更豐富，結構更精密，這是我們的任務。

現在我們接着來談談漢藏語各語言語詞音位組成部分的交換情況。

傳統的和外國的歷史語音學家一般都不大了解語言整個音位組成的變化是跟語詞音位組成部分的交換是有區別的。按照他們習慣的看法，語詞的音位組成部分的交換也是由於音位性質發音動作和音響特點漸變而產生的，實則不然。在古藏語中動詞詞根元音的交換是動詞的曲折形態用以表示語法範疇的。如：詞根元音 *a* 在命令式里可變作 *o*：

lta “看”（現在式，動詞未起變化的原來形式，詞根元音是 *a*。）

ltos “看”（命令式，詞根元音變 *o*，並加詞尾 *s*。）

fchad “說”（現在式，動詞未起變化的原來形式，詞根元音是 *a*。）

shod “說”（命令式，詞根元音變 *o*，詞根聲母變擦聲。）

又如：詞根元音 *e* 在一些動詞里，在命令式變 *o*，在過去式和將來式變 *a*：

liges “充滿”（現在式，動詞未起變化的原來形式，詞根元音是 *e*。）

bkaŋ “充滿”（過去式，詞根元音變 *a*，詞根聲母、詞頭和詞尾都變化。）

dgaŋ “充滿”（將來式，詞根元音變 *a*，詞頭和詞尾都變化。）

khon “充滿”（命令式，詞根元音變 *o*，詞根聲母、詞頭詞尾都變化。）

在這裡，如果認為藏語 *a* → *o* 和 *e* → *o* 又 → *a* 的“轉化”，而假定什麼 *a* 在什麼音前後變 *o*，*e* 在什麼音前後變 *o*，又在什麼音前後變 *a*，那完全是虛構的。因為事實上 *a* 轉化為 *o*，*e* 轉化為 *o*，又轉化為 *a* 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什麼音變，只不過是在某些場合（在一定的語音位置上）一個音位被古藏語中早已存在的另一個音位交換而已，並沒有引起古藏語整個音位結構體系組成數量上的變化，從這兒來尋找這種“轉化”的語音變化的原因及其發展規律，那是徒勞的。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古漢語的例子：

a:ə 交換的：

蔽 **pal*：庇 **pel*；懣 **lap*：惛 **lep*；辨 **bwǎn*：分 **bwǎn*；

協 **gap*：合 **gəp*

a:e 交換的：

邊 **pan*：濱 **pen*；鮮 **san*：新 **sen*

o:ə 交換的：

迫 **pʷók*：逼 **pʷók*；謨 **mʷo*：謀 **mǎx*；更 **kŋó*：改 **kəx*

o:ə 交換的：

香 **xon*：馨 *xen*；蒼 **ts'on*：青 **ts'en*；堂 **don*：庭 **den*

o:u 交換的：

帕 **pʷók*：扑 *p'uk*；悞 **k'won*：恐 **k'uŋ*；行 **gǒŋ*：巷 **gǔŋ*

跡 **tsók*：足 **tsuk*

ə:ə 替换的:

麻 *xax: 瞎 *xox; 熾 *tak: 照 *tox; 企 *k'ax: 蹠 *k'ɔx

ə:u 替换的:

添 *təŋ: 众 *tuŋ; 陵 *ləŋ: 瞿 *luŋ

ə:u 替换的:

瞋 *meŋ: 瞋 *muŋ

ə:ɔ 替换的:

背 *bWəx: 負 *bWɔx; 匍 *bWəx: 伏 *bWɔx

这些例子, 如果我们透过字形, 从語詞的角度来看, 应该說是同义異音異形, 因而書写成为二字, 实际上是构詞、构形的形态替换。虽然目前我們研究尚不深入, 但可相信这是汉语詞音位組成部分的变换, 是詞根无音变换的曲折形态范畴, 它們跟舌藏語一样, 无论 a:ə, a:ə, ɔ:ə, ɔ:ə, ɔ:u, ə:ə, ə:u, ə:u, ə:ɔ 等什么样的变换, 都不是什么音变, 都只是早已存在古汉语音位組成中一个音位被另一个音位变换而已, 也沒有引起古汉语整个音位組成数量上的变化。研究者如果想从这儿确定語音变化的原因及其規律性, 必然遭到許許多多的例外而陷入无法解釋的境地。这就是从古以来无休止的, 至今还没有結果的存不存在“語音規律”和“語音規律的表現”爭論的原因, 也就是历来訓詁家討論音变义通莫真象的来由。至此我們才領悟到章太炎所作文始, 主要是构詞构形音位的变换而已, 并不是汉语語音發展的規律, 象他那样子毫无休止的无所不通, 无所不轉, 还有什么規律可言。

所以說語詞的音位組成部分的变换和語言整个音位組成的变化是不相同的。严格地說, 詞的音位組成部分的变换不是語音演变的进程, 它只是表达形态范畴, 或区别功能意义而产生的变换。因而只有对于語言整个音位組成的变化來說, 才可以使用“語音規律”这个概念, 从而認識并掌握它的演变过程和規律。如果要从語詞的音位組成部分的变换寻找語音变化的原因及其規律的話, 那是虛構的、徒勞的。

应该特別指出的是: 語詞音位組成部分的变换, 在汉藏語系各語言, 特別是在藏緬語族各語言中是非常丰富而繁多的。

古藏語的外部 and 内部曲折形态是丰富多样的, 它的詞的音位組成部分的变换和附加成分的利用可以表示一定的語法范畴和在原来的意义上賦予不同的附加意义。在形态上有的属于构詞的, 有的属于构形的。古藏語构詞手段除少数詞根組合构成复詞外, 主要是依靠形态的曲折和附加成份的添加来派生和孳乳新詞。如:

tshoŋ 商业 (名詞)

fi tshoŋ 奕 (動詞)

tshoŋ pa 商人 (名詞)

以上 tshoŋ 是名詞“商业”, 在前加一詞头 fi 就成動詞“奕”, 在后面加一附加成分就成为“商人”。这表明在古藏語中同一表义結構的詞根在构詞构形的过程中呈現出不同的形态外貌。在現代藏語拉薩話里由于作为形态曲折成份的詞头詞尾的音都消失了, 轉而利用添加附加成份以为构詞手段。如:

luŋʈlaŋʈ 发怒 (動) luŋʈlaŋʈ poʈ 爱发脾气的 (形)

jakʈ 好 (形) jakʈ ɕʈ 好的情况 (名)

luk¹ 羊(名) luk¹ku¹ 羔羊(名, 小稱)

藏緬語就是這樣普遍利用這些構詞構形的附加成分來區別詞義或詞性的。

古藏語的構形的內部曲折以動詞表現最突出, 這由於藏緬語的共同特征, 一個句子是以動詞為核心, 主語、賓語和補語可以說都是動詞的前加成份。古藏語的動詞曲折形態組成的五種成份, 可以變換或增減用以表示語法範疇的時間(現在、過去、將來)、命令和自動與使動。如:

- | | | | | |
|-----------------|---|---------|----|------------------|
| bshags
(已使裂) | { | 1. 詞頭 | b | (可變換或增減) |
| | | 2. 詞根聲母 | sh | (可變換) |
| | | 3. 詞根元音 | a | (可變換) |
| | | 4. 詞根尾音 | g | (僅在極少數動詞里可減去和變換) |
| | | 5. 詞句 | s | (可增減, 不可變換) |

這“裂”又一詞由於曲折形態的變換或增減, 可出現如下形式:

使動式: 使 裂: gshog 現在(動詞沒有起變化原來的形式)

bshags 過去(詞頭變 b, 詞根元音變 a, 加詞尾 s)

bshag 將來(詞頭變 b, 詞根元音變 a.)

主動式: 自己裂了: bzhag (詞頭變 b, 詞根聲母變 zh)

至於命令式則多為元音的變換, 前已論及, 這兒不再復述。而詞根音位組成部分的變換更是複雜多樣, 如詞根聲母就有同部位送氣輔音與不送氣輔音, 清輔音與濁輔音, 擦聲輔音與塞擦音輔音, 單輔音與復輔音, 復輔音與復輔音等的變換; 元音就有 a, e, a, o, o, a 的變換; 尾音就有 d, n, ŋ 的變換等。

古藏語到現代拉薩口語里, 所有詞頭都消失了, 很多動詞由於詞頭的有無或不同所構成的異體都變成同音詞了; 詞尾 s 亦多消失; 詞根內部曲折形態也僅殘存詞根聲母吐氣和不吐氣、擦和塞擦、元音相互間的變換等三類, 所以古藏語動詞曲折形態業已殘缺不全, 喪失功能, 但隨著曲折形態音的變換的轉化, 彼此之間還是完全對應, 並保持形態變化的一致性。如:

bkog 拔出, 使脫出 (使動式或過去時) → ko²¹ 扯出, 使脫出 (使動式各時限的詞根)

gog 自脫出 (自動式或現在時) → go²³ 自脫出 (自動式)

這原來是詞根聲母清濁音的變換, 在現代拉薩口語里清和濁的差別雖已消失, 但出現新的音的軟硬和聲調的差別。同時由於動詞形態簡化, 現在拉薩口語里動詞表示時間的方法則需依靠動詞本身以外的成份來幫助了, 因而產生新的語法因素, 這就是用助動詞附加在動詞後面來表示時間狀態, 這類助動詞大半從動詞變來的。

此外像西蕃語動詞有方向、時限、人稱、態、式等語法範疇, 表達手段是內部曲折和添加成分, 如:

時限: dz¹ 吃(現在、未來): k³ dzü¹ si¹ 已吃(過去)

志: 自動: nē¹ brē¹ 斷: 使動: nē¹ p'rē¹ 使斷
ne¹ dʒe¹ 破: ne¹ tʃ'e¹ 使破

式: 原形: ji¹ 來: 命令式 ju¹ 來吧!

又如彝語有一部分動詞的輔音清濁交換或清濁與調類同時交換，構成自動與使動的区别：

威寧話：自動： ɕi 溶化 使動： tɕi 使溶化
 do 燃 to 使燃生火
 gu 穿(衣) ku 使穿、給穿
 di 戴 ti 使戴、給戴

彌勒(阿細)話：自動： du 戴 使動： tu 使戴、給戴
 dzu 吃 tɕu 使吃、給吃
 vi 穿(衣) fi 使穿、給穿
 ɕA 掛 tɕA 使掛

总之彝語支各語言動詞形态变化用濁輔音變清輔音、變清吐氣輔音，或用松元音變緊元音的辦法來表示，這是它的特色。

又如景頗載瓦話自動詞變使動詞是用原來不吐氣(自動)加上吐氣成分來表示。如：

自動： cop 破碎(硬物) 使動： chop 使破碎
 pj it 斷 phjit 使斷
 tɕe' 破(軟物) tɕhe' 使破
 co 落下，掉下 cho 使落下

又如白語人稱代詞使用元音或聲調的交換或再加助詞來表示數和格的範疇，指示代詞“這”“那”的單複變化用聲調來區分。哈尼語人稱代詞用輔音、元音、聲調的交換和在詞根後添加附加成分的手段去表示它的數和格的語法範疇。凡屬諸如此類的形态曲折變化的音的交換，要想找到它們發音動作和音響特點變化的原因和規律，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了解到漢藏語整個音位組成的變化與語詞音位組成部分的交換有所區別以後，為進一步探索漢語語詞音位組成部分交換的外部 and 內部曲折形态獲得正確的途徑。我們從漢藏語系各語言共同結構特征和類型發展路綫來看，我們可以大胆地設想古漢語是有複雜多樣的構詞構形的外部 and 內部曲折形态變化。其所以不易為人覺察，而致淺率地誤認無形态變化者，其因有二：一則是漢字形體分散了語言組織單位，掩蔽了語詞音位組成的面貌，以致為書寫的體勢所囿，而莫知實況；二則是漢語發展較快，形态變化早已簡化，轉以虛詞和語序做表示語法現象的主要手段，以致就今論古，而抹殺實況。研究漢語語法發展史，現在一般是著重於較後起的主要語法手段虛詞和詞序的研究，而忽略了較古的主要語法手段的詞頭、詞尾的外部形态和複雜的詞根內部屈折形态範疇。雖然我們目前全面探索古漢語語詞構詞構形音位組成部分的交換，存在不少困難，尚待漢藏語系各語言的進一步開展歷史比較研究。如：古漢語“折”字，有“旨熱”“常列”二切，前者讀 $*\text{ʃat}$ ，為使動，後者讀 $*\text{ʒat}$ ，為自動；試比較古藏語有： bcad ，表使斷， chad ，表自斷：這兩者顯然有同源關係，其形态變化一望可知，至若古藏語如 figro 表去、走， figron 表旅客， figrod 表步驟 figros 表步態，形态畢露；古漢語“去”讀 $*\text{k'o}$ ，與古藏語“去”也有同源關係，不過形态變化則不易找尋了。但據漢語歷史文獻記載，有兩種現象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

首先是同義詞為什麼那樣多？我想這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古今義與雅方義或具體詞與抽象詞的現象所造成，其中還有可能與構詞構形，孳乳、派生新詞有關。如說文老部有耆、耄、耄、耄、耄、耄、耄、耄等字，所作說解，征之古籍，多不一致。似可探索它們之間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或者含义有繁有簡，或者範圍有寬有窄，甚至具有語法作用。如果以主要元音作核心來比較的話，可排比如：

老 *lox	考 *k'ox	耆 *gal
藎 *mox	孝 *xóx	耆 *kəŋ
	耆 *ku	藎 *det
	考 *zu	
	藎 *zǒ	

以明其淵源關係。又如“思” *səx 之與“心” *səm，“𠂔” *mo 之與“莫” *mʷok，“頂” *teŋ 之與“顚” *ten，“先” *sen 之與“前” *dzen，“對” *tʷəl 之與“答” *təp，“存” *dzʷən 之與“在” *dzəx，“倫” *lʷən 之與“類” *lʷəl，“恩” *ʔən 之與“愛” *ʔəl，“暗” *ʔəm 之與“曖” *ʔəl，“含” *ɬəm 之與“混” *ɬʷən，“連” *lan 之與“綫” *lat，“解” *kěx 之與隔 *kěk 等不是交換聲母，便是交換韻尾，用以表達構詞形態。這些詞雖形有變易，義有轉移，而音則每藉聲母或韻尾的交換以區分之。又如“內”之與“入”，“位”之與“立”，“姓”之與“生”，“威”之與“畏”，“鑒”之與“監”，“教”之與“學”，“儼”之與“嚴”，“俱”之與“具”，“潮”之與“朝”（朝夕之朝即古潮汐字）等，原為一詞交換其聲、韻、調以派生新詞，而形一字兼備數用，後始增益偏旁，以資識別。由此可知同義詞的派生，不為無故。而詞匯——語法作用確為其發展的重要因素。可見詞類是詞匯和語法範疇，從而理解到詞匯和語法是有其內在聯繫，必須從詞的音位組成的交換這個角度來分析，才能探究真相。

其次是又音詞為什麼那樣多？古人一字每有數音，不是聲韻不同，就是聲調有別，所以廣韻保存那樣多的又音，我想這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古今音或方音的現象所造成。其中也有可能是跟詞根內部曲折形態範疇有關。

在漢語的同義詞和又音詞中，有很多是跟構詞構形的語詞音位組成部分的交換，以盡其曲折形態作用有關。我們從語音的角度來分析，不少是在原來詞根意義的基礎上，通過構詞構形的曲折形態變化，派生出具有新的詞匯意義或語法意義的新詞，它們主要表現詞義之間的相互聯繫性以及不同的語音形式上。從詞匯的角度看，它們都有千絲萬縷的淵源關係，但在詞義系統中总有或多或少的差異，使用起來有嚴格的限制和範圍，具有不同的內部形式，它們主要表現在詞義功能的共同性和語音形式的差異性。

從現代漢藏語系各語言比較來看，所有詞類一般都是有標志的。所謂標志，即各詞類具有外部附加曲折形態和內部詞根曲折形態的語法範疇。這裡應該區分的是外部附加曲折形態有二種，一種是詞根加上黏着性特別強的前加成分或後加成分構成各種詞類，這些附加成份往往帶有“專屬性”，如動詞加上名詞或形容詞的附加成分就成了名詞或形容詞，名詞加上動詞或形容詞的附加成分就成了動詞或形容詞。這些附加成份雖然在個別語言使用形式和前加或後加的情況不盡相同，但都是成一個獨立音節單位。另一種是詞根加上前綴或後綴，一般稱為詞頭或詞尾，就像古藏語和同支現代語言的嘉戎語和羌語一樣具有豐富的前綴輔音或後綴輔音，這些前綴或後綴輔音都不成音節，但卻為構形的重要手段。現代彝語和景頗語相應的前綴都自成音節，這可能是後起的現象。以上所述兩種外部附加曲折形態在漢藏語系各語言中保存和發展不一致，但都可認為是詞類特徵，它們跟一般所謂助詞不同的地方，即前

綴或后綴和前加成分或后加成分与詞根黏着性强，結合得很紧，而一般助詞則黏着性不强，結合得很松，故又可称为前置詞或后置詞，至于句首和句尾助詞只是表示語气情态，与此又当不同。在漢語中，这两种外部附加曲折形态由于趋向簡化，加上为汉字書写体势所限制，在文字写法上多从略，是以詞类标志为之破碎，难以寻找。在詩、書、易中，有时在名詞上加一“有”字，以后才只用于朝代名称，如“有明”“有清”等，这似可认为是上古漢語名詞外部附加曲折形态的殘跡。在古漢語历史文献上名詞、動詞和形容詞等产生兼类現象，可以說是外部形态（当然还有内部形态）簡化。消失和为文字書写体势所圍的結果。

現在再談談漢語詞根内部曲折形态范疇，探討一下漢語語詞音位組成部分的交換情况和途徑。我們初步观察古漢語詞根内部形态曲折的变化有如下情况：

a) 交換声母的：

甲、同部位的清声和浊声的交換。如：

敗 *bāl 坏也，自毀曰敗，薄迈切。並母

*pāl 毀他曰敗，音拜。幫母 左氏隱公元年傳：“敗宋師于黃”釋文云：“敗，必迈切，敗佗也”。

別 *bat 分也，离別音皮列切。并母

*pat 分別音彼列切。幫母 易簡卦王注云：“节之大者，莫若剛柔分，男女別也，詩关雎傳：“驚而有別”，別并音彼列切。

斷 *dwan 既絕曰斷，徒管切。定母

*twan 絕也，都管切。端母 周礼司刑：“刑罪五百”郑注云：“刑，斷是也”

釋文：斷丁管反，至于“若司寇斷獄”，斷者斷絕之义，应为徒管切。

著 *dok 置定曰著，直略切。澄母

*tok 置也，陟略切。知母 用礼瘍医注云：“注謂附著药刮”釋文著端略反又“燒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釋文著直略反。

乙、同部位的浊擦声和清塞声的交換，如：

坏 *ɣōx 毀也，自坏曰坏，戶怪切。匣母

*kōx 毀之曰坏，音怪。見母 尔雅釋詁“坏，毀也”，釋文云“字林，坏自敗也，下怪切，礼記問喪“如坏墻然”，釋文引字林云：“坏音怪”。

会 *ɣwal 合也，相合曰会，胡沛切。匣母

*kwal 聚合曰会，古内切。見母

折 *ɣat 屈折也，自折曰折，市列切。禪母

*lat 为物所折曰折，之舌切。照母

屬 *tuk 联也，章玉切。照母

*uk 联面有所系曰屬，时玉切。禪母

解 *ɣex 釋也，大买切。見母

*kex 既釋曰解，胡买切。匣母

丙、同部位的送气声和不送气声变换的，如：

嚙 *ts'em 銜也，七感切。清母

*tsəp 蚊虫嚙人，子答切。精母

匄 *kəp 周匝也，古沓切。見母

*k'əp 匄币也，口答切。溪母

煨 *ts'un 煨也，仓紅切。清母

*tsun 煨也，說文曰：然麻蒸也，作孔切。精母

丁、复輔音分化成单輔音的变换，如：

去 *ləŋ 去也，力膺切。米母

*kək 去也，紀力切。見母

摻 *lɔx 絞縛杀也，力求切。米母

*kɔx 米也，撓也，古肴切。見母

惺 *ləx 忧也，詩云：悠悠我惺，良士切。米母

*k'wəl 病也，忧也，一曰悲也，苦同切。溪母

債 *t'am 債係，痴兒，他紺切。透母

*lam 債伸兒，又債係、不淨、郎紺切。米母

b) 变换元音的：

拏 *k'əx 把也，去其切。之韵

*k'əp 拏也，去劫切。业韵

沼 *ʔəm 沼沒，乙咸切。咸韵

*dam 潭沼水滿，以冉切。琰韵

拊 *bʷəx 把也，縛謀切。尤韵

*bu 詩曰：曾是拊克，謂聚斂也，薄侯切。侯韵

拔 *bʷəl 迺拔，蒲拔切。未韵

*bʷət 尔雅云：拔龙葛也，似葛蔓生，叶細莖赤也，房越切。月韵

c) 变换韵尾的：

甲、阳声韵尾的替换，如：

脛 *ŋen 急也，五坚切。先韵

*ŋeŋ 急也，五莖切。青韵

灼 *gʷeŋ 忧也，渠营切。清韵

*ɬwen 忧悶，常倫切。諄韵

乙、阳阴韵尾的替换，如：

臺 *mʷən 浩臺，莫奔切。魂韵

*mʷəl 美也，尔雅臺臺勉也，无匪切。尾韵

敦 *tʷən 迫也，都昆切。魂韵

*tʷəl 詩曰：敦彼独宿，都同切。灰韵

擊 *bʷan 擊振婉轉，薄官切。桓韵

*bʷa 除也，潘岳射雉賦：“擊場柱翳”薄波切。戈韵

丙、阳入韵尾的替换，如：

吻 *mʷət 离也，文弗切。物韵

*mʷən 离也，武粉切。吻韵

搯 *ʔʷən 沒也，於粉切。吻韵

*ʔʷət 手擦物儿，烏沒切。沒韵

拳 *kuŋ 两手共械，周礼曰：“上罪桎拳而桎”，居悚切。腫韻

*kuk 两手共桎，居玉切。燭韻

丁、阴入韵尾的替换，如：

喝 *ʔal 嘶声，於轄切。夫韻

*xat 同嗽，訶也，許葛切。曷韻

吡 *bet 鳴吡吡，亦作必，毗必切。質韻

*p'ex 譬也，出庄子，匹婢切。紙韻

勦 *lōx 併力，力救切。宥韻

*lōk 勦力，併力也，力竹切。屋韻

剗 *kwēt 剗剗，曲刀，九勿切。物韻

*kwal 剗剗，断割也，居卫切。祭韻

d) 替换声调的：

甲、舒声的替换，如：

禁 *kəm 制也，阮籍咏怀诗“涕下誰能禁”，居吟切。平聲

*kəm 制謂之禁，国策西周策“禁秦之攻周”，居蔭切。去聲

离 *lex 两也，力支切。平聲

*lex 两之曰离，易离卦“象曰六五之言，离王公也”，力智切。去聲

毀 *xwal 坏也，坏他曰毀，許委切。上聲

*xwal 自坏曰毀，况伪切。去聲

去 *k'o 离也，棄也，除之曰去，羌举切。上聲

*k'o 自离曰去，丘偃切。去聲

乙、舒促的替换，如：

借 *tsōk 假也，取于人曰借，子亦切。入聲

*tsō 与之曰借，子夜切。去聲

乞 *k'ət 求也，取于人曰乞，去訖切。^{入声}

*k'əl 与之曰乞，去既切。^{去声}

貸 *t'ək 假貸也，取于人曰貸，他得切。^{入声}

*t'əx 与之曰貸，他代切。^{去声}

告 *kok 示也，語也，下白上曰告，古祿切。^{入声}

*kox 上布下曰告，古報切。^{去声} 書大禹謨“不虞无告”釋文告，故毒反；嵇

庚中，“今予告汝不易”，告，工号反。^{去声}

上述諸例，就大多数看，以動詞的形态曲折范疇的变换最丰富，其中有些例証虽然文献記載殘缺不全，但如不构牽字形，以音为主体来观察，或多或少可以观察出動詞曲折形态所表示的时间和自动与使动等的語法范疇，从而不难推知古漢語曾用曲折形态手段来表达語法范疇。这原来是汉藏語語法手段是以動詞或謂詞結構为核心的共同特征。这動詞形态体系經過长期的語音演变，只有小部分被文献記載保留下来。在这声韵調曲折形态的变换中，以声母的清浊替换最多，阴入韵尾次之。元音以音色和音量多变动不居，殘存特少。除前述例証外，像人称詞“吾” *ŋo “我” ŋa 格位之分，“吾”多用于主格和領格，“我”多用于主格和宾格，当“我”用于宾格，“吾”往往用于主格，当“吾”用于領格，“我”往往用于主格。这种現象更屬凤毛麟角了。至声調的变换較為后起，但有很大发展，保存到現代漢語也不在少数，一般地說，原来以声母清浊、鼻声母、单輔音与复輔音、元音、韵尾等等的变换多轉化为声調的变换，这就是漢語声調曲折形态发展的原由。

笔者在1948年曾写有《釋汉儒音讀用本字例》一文（刊于1948年一月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集刊第一册），主要揭示“語法形态，变調表現”和“引申假借，即字变調”两例，汉儒杜子春、郑众、郑玄、服虔、应劭、許慎……等所以用本字的原因，实有构詞构形的作用在其中，乃一字兼备数用，并非強求雷同。1948年9月笔者又艸有《普通話的音变作用》一文（未刊稿）。寻檢所有有关詞性的形态变化类型，綜合有：声变、韵变、調变、声变調变，韵变調变、声变韵变、声韵調皆变等七种，七种之中又以調变为极主要的形态变化，表现为名詞变动詞和動詞变名詞的变去声者最突出，数量最多。历来語法学家多为汉字形体的静态格局所限制，并偏重于較后起的語法手段——虛詞和詞序的研究，而忽略了較古的主要語法手段的詞头、詞尾的外部形态和內部的詞根曲折形态范疇。以致較难建立漢語語法发展史和漢語語法体系。只有認識到漢語語詞音位組成部分的形态变化，則不仅能了解古漢語語法手段的全部真相，而且可探索漢語語法手段从形态变化轉化为虛詞和詞序的途徑。末了还得重复一句：上面所談漢語語詞音位組成部分的形态变化，只是原有整个音位体系中的音位的变换，也就是曲折形态范疇的变化，而不是音位的变化。找它們的形态曲折变化的組織規律性是可以的，找它們的发音动作和音响特点的变化規律，那是費力不討好的。

最后我們还不可忽視語言 整个音位組成的变化和 語詞音位組成部分变换 两者的相互联

系、制約和影響。這只要拿現代羌語就可證明這個事實。羌語所分南北兩個方言的主要差別是：北部方言的構形比較豐富，用曲折形態手段來表達語法範疇的現象多於南部方言。如在北部方言中，謂詞主要用輔音的弱化、換位、交替和元音的和諧、脫落、增加等變化來表達“態”的語法範疇，而南部方言主要用附加成分表達。這是語詞音位組成部分的形態變換情況，相應地北部方言整個音位體系的組成也較複雜，如北部方言復輔音多到71個，比南部方言多三至四倍，北部方言的復輔音在南部方言都變成單輔音；北部方言單元音都分長短、捲舌與不捲舌等，元音音位在20個以上，南部方言大多不分長短，也沒有捲舌作用，北部方言的長元音在南部方言中大多變成短元音或複合元音；北部方言有44個輔音韻尾，南部方言只有兩個鼻音韻尾，因而北部方言帶聲韻母一般都在150個左右，南部方言一般只有20個左右；北部方言有輕重音，而沒有聲調，輕重音在構詞構形等方面都有區別詞義和詞形的作用；南部方言有聲調而無輕重音，其聲調也有區別詞義和詞形的作用。羌語南部方言的聲調還和北部方言的長短元音、捲舌與不捲舌元音、輔音等有密切關係，許多在北部方言中用元音長短對立、元音捲舌不捲舌對立、單輔音和復輔音對立來區別詞義和詞形的詞，在南部方言中用聲調高低對立來區別。總之是北部方言在構詞構形中所有豐富的曲折形態範疇的語音變化現象，在南部方言除個別土語保存殘跡外，其他土語一般都已經消失，而語音也就簡化了。從而可知語言整個音位組成的變化和語詞音位組成部分的變換兩者是有密切關係，一般地說：語詞音位組成形態變化的繁簡可以影響語言整個音位組成數量的大小。凡是形態複雜和音位繁多的語言或方言是較古的現象，反之則屬後起發展現象，這從漢藏語各語言的方言差異特徵，可以看出語音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所以方言的比較研究，對於語音歷史變化的認識是有頭等重要意義。

前面我們曾談到語言整個音位組成的變化是緩慢的，但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下，特別是民族生活高漲和民族間交往頻繁的時期，語音發展的速度則較快。今天在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祖國里，由於貫徹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各兄弟民族人民隨着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事業的迅速發展，為了在自己的語言中表達在各方面所湧現出來的新事物和新概念，從漢語里吸收了大量的借詞和若干語法手段，因而使語言整個音位的組成發生顯著的變化，從而增加了一些新音位，如僮語大多數地區原來沒有單元音ə，近年來由於吸收了西南普通話中的“德、革、黑、白……”等字的讀音，現在已增加元音ə這個音位了。又如侗語語音在漢語的影響下，增加輔音ph, th, tʰ, kh, phj, khw, ts, tsh, wj, f和舌尖元音ɿ等十個新音位。這些新音位都是在吸收漢語借詞的情況下增加的，前六個聲母在有9個調的地區本來是p, t, tʰ, k, pj, kw的變體，因為漢語借詞不受聲調條件的制約，所以發展成為新音位，後四個是完全新的因素。又如僮語由於吸收了漢語帶介音的音節，部分地區增加了一些脣化和顎化聲母，如hjaŋʷ“鄉長”（龍津）hjoʷ“科學”（石龍）tjauʷ“挑戰”（龍勝）kjwiʷ“局長”（柳江）kjwinʷ“紅軍”（宜山）。由於增加了新的音位，就必然會突破原來聲韻調配合的結構限制。從此可知語言整個音位體系發展的加速，在我們國家里，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各民族的大團結，導致語言的互相影響和豐富是語言發展的必然規律。

由此言之，音變類型的區別和研究，對漢藏語的音變現象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觀點和方法。筆者疏薄，對這大量資料所反映的錯綜現象還談不上仔細揣摩、鑽研和消化。但相信只

要提高我們的綜合研究水平，付与选种、培育、施肥、鋤艸这一系列的大量劳动，必然会出现百花盛开，万紫千紅的局面。

本文承徐榮强同志譯示列·津德爾《論語音变化》有所启发而作。艸成后，又承提示語詞音位結構组成的变化除构詞构形外，有屬方音性的变化类型，宜分別論述，暇当为之补苴。謹表謝忱。

主要參考資料：(1) 金 鵬：《藏文動詞曲折形态在現代拉薩里衍变的情况》。

(2) 孙宏开：《羌語概況》。

(3) 民族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語言簡志》，第五分冊。

(4) 罗常培、周祖謨：《汉魏晉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

(5) 周祖謨：《四声別义釋例》。

1968年9月初稿